

「昨日今日與明日的教育」序

楊亮功

林本橋先生八秩大壽，從事研究教育同人相約撰寫論文集，以資慶祝。並定名為「昨日今日與明日的教育」。內容包括教育過去的演進，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對於今後的展望。從這本論文集集中，可以瞭解我國近代教育理論與各種實施的演進，可以說是「一部最完備的我國近代教育發展史」。文集既成，屬予為序。予常思一種學術研究的發展，莫不隨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而發展。教育學術研究，亦不例外。

試從歷史上看，教育研究是從哲學方法而演進到科學方法，用科學方法從事教育問題之研究，至十九世紀末纔開始。在此以前，有關教育問題的理論和實施，多用哲學方法來處理，歷史上所謂哲學家都是教育家，都是以哲學方法處理教育問題。例如中國古代孔子孟子，希臘時代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皆以哲學家而兼教育家。蘇格拉底以「自知無知」教弟子。孔子亦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這可說是現在啟發式教育的開端。到了近代大哲學家如理性主義者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經驗主義者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自然主義者盧騷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甚至如現代哲學家實驗主義者杜威等人，他們皆是以哲學家而兼教育家。他們各就其不同的哲學觀點，來解決教育上各種問題。所以法國教育家讓·皮亞傑 Compayre 說：「一切哲學家，不管他們願與不願都是教育專家」(Compayre Histoire de les P'eeagogie 教育學史一五四頁)拿托普 (Paul Natorp 1854-1924) 曾稱赫爾巴脫 Herbert 1776-1841 「乃教育學中最偉大之哲學家」，同時亦為哲學家中最偉大之教育家。「(見常正美著「ハルバルト」一四一頁所列。)

不過赫氏的教育思想雖不能脫離哲學的範圍。但他是教育史上第一個人將教育學形成一種基於倫理學和心理學的教育科學。自此以後，教育研究不再以哲學為唯一的基礎。赫氏並進一步主張心理學植基於數學之上，使心理學逐漸脫離哲學的範圍，而走上了科學的途徑。赫氏弟子馮德立第一所心理學試驗室。將試驗科學應用到心理學，使心理學更進一步而走向自然科學的途徑。教育學亦隨着心理學所應用的方法及所得的結果而形成教育的科學化。但在十九世紀另有些提倡教育科學的社會學者，認為教育學研究單靠心理學是不夠的。必須借助於社會學。特別是法國教育社會學家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1858-1917 他不贊成赫爾巴脫從倫理學定下教育目的，從心理學定下教育方法。他說：「因為教育目標是社會的。那麼用以達到這些目標的方法也必然是社會的。」他的教育研究方法，不是根據哲學觀念。而是把教育當做客觀的社會事業來研究。從所得的研究結果，想建一種教育的科學。

以上所述，為教育研究由哲學方法而演進到科學方法的經過，這不是說現在教育研究已完全步上科學方法的道路而脫離了哲學。時至今日，教育學能否即成爲一種嚴整的科學的教育學，尚有待於繼續的努力。例如馮德受了自然科學發展的刺激，欲使心理學擺脫對哲學的依附，成爲嚴整的自然科學，重體驗，尚數量。完全採取唯物的機械的觀點。將人類行為視同其他動物心理功能一樣來實驗觀察。而最近心理學者已漸意識到人類行為是有意向的 Intentional。單從外觀的行為表現去觀察，往往不能確切瞭解行為的意義，有時所得只是一知半解，陷於盲人摸象的迷途，何況實驗設計往往有許多差誤。因素控制也不易絕對嚴密。所得結果難得很

二、回教徒獨立運動五年來為內政第一問題

非國自一九四六年獨立至一九七二年的二十六年間，最傷腦筋的內政問題為虎克(Huks)騷亂。虎克為菲律賓共產黨的武裝部隊，以推翻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共產專政為目的。大約於一九六七、八年間，虎克改稱新人民軍(NPA—New People Army)，並自號毛(澤東)派(Maoist)。可是自從馬可仕總統，以大刀濶斧的作風，於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一日深夜，宣佈全國施行戒嚴法；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大舉搜捕左派份子數千人以後，新人民軍的威脅，由高潮陷於低潮。而正在這個時候，回教徒騷亂問題，突然嚴重起來，其氣勢且較新人民軍的騷亂為強厲。五年來菲律賓為數約十萬的軍力(包括國防軍與保安隊)，有一半為大約一萬五千的回教武裝部隊所膠着。五年來的接觸戰鬥，已造成近兩萬人的死亡(包括無辜人民)，而且騷亂的結束猶是遙遙無期。除此而外，政府為應付回教徒武裝騷亂的負擔，也是很沉重的。軍火的消耗，傷亡的醫療撫恤，前綫作戰部隊待遇的提高，……合計起來，使原不算充裕的政府財政，更加困難。長期的相持下去，使政府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許多建設計劃，大大的受了影響。

最使政府感覺苦惱的，就是應付回教徒的武裝騷亂，只能夠佔據要點，長期的相持下去，找不到根本解決的方法。政府的軍力，雖數倍於回教叛軍，重武器，運輸與醫療，也非叛軍所能比，勝敗之數，似甚顯然。但叛軍所採取的，不是

集中軍力死拚，可以一決勝負的陣地戰或野戰，而是往來飄忽，出沒無常，突擊而退的遊擊戰。這樣使政府軍的進攻，缺少顯著的目標，常常撲空，費力大而收穫的戰果少。叛軍所最常採取的，為突擊政府軍的外圍據點。這種外圍據點，守軍不多，通常只有一排(約四十人)或一連(約百人)的兵力。叛軍集中數百兵力，於夜間舉行突擊，如幸而勝，不但殺死全部守軍，還將首級割去，並放火燒掉據點。如不能勝，可於黎明之前退去，政府軍縱欲乘勝追擊，由於叛軍已化整為零，追擊亦不容易。何況深入回教區追擊，危險性極大。回教徒性格強悍，以戰死為光榮的殉道，政府軍在處處是敵的回教區作戰，其困難可以想像。

三、數世紀的老問題

回教徒騷亂問題，雖五年來特別嚴重，至於可以動搖國本，但這是一個老問題，淵源很早，已有四百年歷史。回教於十四五世紀自印尼傳入菲律賓，在群島南部，建立據點，以後向北發展，在馬尼拉海灣建立了兩個回教會長國。一五七一年西班牙遠征軍，擊敗這兩個回教會長國，阻止回教勢力的繼續向北發展，同時建立殖民地統治權。不過回教勢力雖侷限於群島的南部，但回教徒卻堅決抵抗天主教西班牙的統治。殖民地統治當局，依仗有墾荒者精神的天主教士的辛勤耕耘，雖容易地征服群島其他地區，獨對於回教區，由於回教徒的堅強抵抗，則無能為力。回教徒不只在回教區堅強抵抗西班牙人的統治，且進

一步以海盜式，四出劫掠沿海市鎮，使殖民地當局，防不勝防。由於回教徒性格，強悍好鬥，西人特加以「毛洛」(Moro)的稱號。此語乃自北非回教徒「毛爾」(Moor)一字而來，西班牙在歷史上曾受北非毛爾的侵略，認為菲律賓的回教徒，強悍好鬥的性格，和北非回教徒無異。

一五七八年西班牙駐菲總督山德(Sande)為征服回教徒，特遣派大軍，由非格拉將軍(Esteban de Figuera)率領，展開對回教徒的長期戰爭，斷斷續續地打了三百年。在十七世紀中葉，西軍雖能攻佔回教徒力量中心的蘇洛(Sulu)，依然無法達到征服的目的。因為回教徒有殉道精神，視對異教徒戰死為無上光榮，他們雖不能據守較重要地區，堅拒西軍的進攻，卻可以在鄉區，展開對西軍的遊擊戰，使西軍不能安定的佔領。後來西軍看到這種情形，只好撤退。西班牙統治非島三百年，這個問題，始終不能夠得到解決。

一八九八年美國繼西班牙統治群島，也把這個回教徒毛洛問題，接受下來。美國人對於回教徒，流行着一句話：「只有死的毛洛，方是好的。」意思是說，每一個活的毛洛，都是殘忍好鬥。美國對於解決回教徒問題，決定了三個步驟。第一，先給毛洛一個血的教訓，使他們曉得美軍厲害，不敢輕惹。依據這個決策，美軍對於回教區，當大舉掃蕩。美軍兵精械銳，遠非西軍可比。雖然如此，毛洛在許多地區，仍英勇抵抗不屈。在美軍掃蕩戰中，比較為人稱道的兩次戰鬥：一次是一九〇六年美國伍德將軍(Leonard

Wood)於達希山區(Date)，包圍擊殺了六百名回教徒，因為他們抵死不屈，只好予以圍殲。這六百死者，還有一部份是婦孺。另一次是潘興將軍(J. J. Pershing)於一九一三年進攻盤據巴薩山區(Bagsak)的回教徒，擊殺了三百多人。經過幾次血的教訓之後，毛洛總算多少領教，不敢隨便生事。第二步驟為與毛洛酋長，訂立條款，互相遵守，以期相安無事。這一政策，也多少收到效果。不過回教徒守法的精神不很好，容易發生破壞條款的事。以上兩個步驟，雖都收到效果，但只是治標的，不是正本清源的根本解決。治本的辦法是第三步驟的施行教化，使毛洛曉得與人與人之間，雖信仰不同，只要互相尊重，可以和平相處。以教育的方法，改變毛洛的性格，這是正確的，不過任重道遠，收效不速。對毛洛施行教化政策，就是在回教區普設學校，鼓勵毛洛送其子女就學，受同於其他非人子女的教育，養成標準相同的公民道德。至於想改變回教徒的宗教信仰，那是難之又難。

美國統治後期，非人有強烈的獨立運動，希望早日解除殖民地的桎梏，建立主權獨立的國家。回教徒對於獨立運動，並不熱衷。他們認為在美國統治之下，雖只是殖民地，卻可以得到公平的待遇。一旦得到獨立，回教徒居於少數民族的地位，會不會受歧視呢？這種顧慮，當然是合理的。

四、獨立以來對於毛洛問題未予以應有的重視

菲律賓於一九四六年獨立，執政當局自美國

承受回教少數民族問題。自獨立至一九七二年，馬尼拉當局為虎克黨與左派份子的顛覆運動所困擾，對於毛洛問題，未予以應有的重視，以致這個少數民族問題，不但沒有減輕，反而益形嚴重。菲律賓共和憲法，對於回教徒特殊社會制度，頗予寬容。例如菲律賓為天主教國家，家庭制度，一夫一妻，卻容許回教徒可以多妻（四妻為限）。又如共和憲法，尊重人權，卻容許回教徒可以養蓄奴婢。不過這只是消極地不干涉回教徒的社會與家庭制度，並不是積極地為回教徒謀福利。非國獨立以來，推動建設工作，如資源的開發，道路的開闢，港埠的修建，公用事業的建設，以至於教育的普及，公共衛生的改良，……等，都具有相當成績。相形之下，回教區顯然較為落後。回教徒相形見絀之餘，當然心存怨懣。平心而論，回教區所以較為落後，當然不能全部歸咎政府，毛洛有地位的領導階層，不能善為本族謀福利，也是重要因素。

最使回教徒不滿的，為獨立以來政府大力推動的國內移民政策。群島南部大島棉蘭佬(Min. Tano)面積等於兩個台灣，地廣人稀，土地肥沃，資源豐富，政府特提出「菲律賓未來的希望」這句口號，積極鼓勵移民。棉蘭佬大島約有三分之二，為回教徒散佈的地區，當大量天主教徒移入的時候，便發生無窮的土地糾紛。回教為這土地，天經地義是屬於他們的。但政府則將無私人所有權狀足資證明的，一律視為公有土地，分配給移民。回教徒心有不甘，認為政府故意

欺侮他們，更視新來的移民為仇人。新來的移民，如居住都市，有憲警的保護，當較為安全。如居住鄉區為憲警力量所達不到的地方，身家生命便時時受威脅。當移民初來，從事開墾，毛洛並不反對。到了土地業已開墾，播下種子，就會有毛洛，出而主張產權，要求移民離開。移民已投下血汗，怎可輕易離開，何況已自政府取得土地所有權狀，名正言順。再過幾個月，穀物業已成熟正待收成。突然在一個黑夜，會來了一群毛洛，將移民全家殺害，佔有其地。這種慘事，不是偶然發生，而是經常發生。移民為身家生命，只好組織起來，講求自衛之道。後來逐漸演變為有組織的互相殺害，進攻村舍，燒毀房屋，攔路伏擊，不斷發生，造成重大的流血與恐怖。政府為維持地方安寧，遣軍進駐，回教徒認為政府軍憲，由於宗教信仰關係，偏護移民而歧視回教徒。於是對政府的怨懣心理，益為深刻與普遍。在一九七〇年前後的幾年間，非國南部天主教徒與回教徒雜處或相鄰的鄉區，血腥氣味濃厚，居民生活恐怖。雙方農民，逃至都市為難民的，人數超過十萬。形勢如此，確傷政府的腦筋。政府雖極力設法調處，召集雙方，舉行會議，謀求和平相處之道，但效果未著，或只見效一時而不能久。形勢演變至此，原已相當嚴重，適於此時，有北非油國利比亞強人加拉非(Khaddafy)的介入，火上添油，形勢就更加的嚴重了。

五、利比亞強人加拉非的介入

利比亞位於北非，介於埃及與突尼西亞之間

，北臨地中海。領土雖廣，但十九為沙漠，寸草不生，因此人口稀少，約僅兩百萬人。利比亞原是世界上貧瘠的國家，當歐洲列強紛紛在非洲爭奪殖民地的時候，這塊資源缺乏的貧瘠土地，並未為人所注意。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墨索里尼(Mussolini)為意大利獨裁者的時候，方出兵征服這貧瘠的小國，滿足建立殖民地帝國的慾望。二次大戰意大利戰敗，利比亞恢復獨立，依然窮困不堪。突然時來運轉，地下發現豐富的油源，使這北非窮國，於一朝一夕之間，成為腰纏萬貫的暴發戶。一個國家由窮而富，國際地位提高，對外說話會較有力量，這原是意料中事，不足怪異。不過這位利比亞強人加拉菲上校，為一位怪傑型的人物。他是一位極端派回教徒，氣宇軒昂，抱負遠大，以世界被壓迫的回教徒的「救主」自命。利用源源不絕的油錢，廣事揮霍。他支持巴勒斯汀回教徒復國運動，強硬反對以色列。加拉菲見解偏激，甚至支持為世界文明國家普遍詬病的巴勒斯汀暴徒劫機行動，事前加以支援，包括裝備、組織與訓練；事後又加以收容。沒有這位獨具見解的利比亞強人，暴徒劫機之事會減去大半。

加拉菲認為非律賓三百萬回教徒，為被歧視、壓迫，不得公平待遇的少數民族，基於回教徒應該同情回教徒的觀點，遂慨然以「聖誕老人」的姿態，出而廣事援助。這麼一來，遂使星星之火，成為燎原烈焰。非回教徒雖大多不滿政府，但所採取的卻有溫和與極端的不同途徑。溫和派主張與政府合作，要求政府在回教徒地區，廣事

建設——多方面的，藉以提高回教徒的知識與生活水準。至極端派則認為向政府要求改革，何異與虎謀皮。回教徒在非律賓為少數民族，絕不會得到公平待遇，因此只有以戰鬥流血的方法，分裂非律賓，在回教區另行建立一個獨立國。這極端派就是「毛洛解放陣綫」(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毛洛解放陣綫的成立，已有十年的歷史，但初五年限於人數、裝備與給養，只能以小型的遊擊戰，困擾政府，還不構成太大的威脅。近五年則由於北非豪富利比亞油國強人加拉菲的介入，形勢遂急轉直下，成為非國內政最傷腦筋的問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何況經緯千端的解放獨立運動。當毛洛解放陣綫財用缺乏的時候，他們只能以小型的隊伍，携着舊式的武器，對政府外圍駐軍，作「打棒球式」(Hit and Run)的困擾——產生的效果不大。但當利比亞油錢源源不絕而來的時候，形勢立刻改觀。由於糧餉不成問題，毛洛解放陣綫的武力，便由數以百計增為數以千計，甚或逾萬。由於經費充足，回教獨立軍放下舊式的武器，換上東歐國家最新出產的輕型武器，戰鬥力大為加強。回教獨立軍雖還沒有重武器，如戰車、巨礮、直昇機與飛機，但輕武器可能會優於政府軍，因為政府軍的武器，一部份為最新式的，還有一部份則為戰後初期的武器。一個人數較多的隊伍，需要更有領導的幹部。毛洛解放陣綫就在與非律賓南疆隔海相望的沙巴，成立一個軍官訓練營，遣送回教智識青年，前往受訓。沙巴為馬來西亞的一個邦，何以會容許設立訓練營，涉有干涉他國內政

之嫌。這一方面是吉隆坡對於非律賓的回教徒獨立運動，暗中頗予同情。還有人猜測如果非律賓的回教徒能夠獨立建國，經過一段時間，會進一步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另一原因為前任沙巴州長，為非律賓回教徒移民，情感上同情回教徒獨立運動。

自從毛洛解放陣綫獲得利比亞強人的大力支援以後，人數大增，戰力增強，已經不是癡疥之疾，而為心腹大患了。

六、由軍事解決轉變為政治解決

兵來將當，水來土掩，毛洛解放陣綫軍力大為增強以後，政府認清局勢不簡單，自不敢掉以輕心，當即集中全國大約一半的軍力，加以圍堵進剿。政府軍戰略為據守回教區重要城市，維護主要交通綫，並相機向回教區進擊，希望擊潰回教獨立軍的主力，進一步加以殲滅。這種戰略雖似合理，但由於回教獨立軍不據守固定的戰綫，與政府軍作硬碰硬的陣地戰，未能收到預期的戰果。回教獨立軍所採取的，還是遊擊戰術，絕不以小擊大，而是以大吃小。在政府軍力較大的地方，只是作騷擾性的突擊，造成恐怖的气氛，不作佔領城市的企圖。在政府軍防守力量較薄的外圍據點，暗中集中數倍兵力，利用黑夜，加以包圍突襲。如能攻破據點，必將守軍全部殺死，有時更割頭以去。當政府援軍於晨晨開至，回教軍已取得戰果離去，化整為零，分散到附近的鄉村山林，使政府軍找不到進擊的目標。如政府軍向附近的鄉村搜索進擊，由於兵民不分，被殺害的

往往不是回教獨立軍，而是普通無辜的民衆。這種方式，縱長期的打下去，並不能解決問題。

回教獨立軍另一作戰方式為在主要交通綫較有利的地區設伏，等候政府軍的巡邏隊。巡邏隊兵力，少則十數人，大亦不過數十人，被包圍吃掉的，屢有發生。當政府軍聞警開到的時候，回教獨立軍已遠颺了。這種策略使政府軍不但有防不勝防之苦，更有疲於奔命而得不到戰果之痛。因此政府軍與回教獨立軍相持數年，形勢雖不一定更加嚴重，卻亦未見好轉，僵持的局面，勢將久拖下去，結束確是遙遙無期。

馬尼拉當局鑒於軍事解決途徑的未收效果，當決定採取政治解決的途徑。馬可仕總統雖不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而一年多來的作法，很明顯的是朝這一方面走。當局所以改變政策，除了軍事的原因而外，更有財政的和經濟的原因。

軍事的長期相持，龐大的戰費，對於一個財政原不充裕的國家，確是很沉重的負擔，有難以爲繼之苦。菲律賓爲正在開發中的國家，現政府有不少的宏大建設，處處需要經費，如果能節省消耗性的戰費，用於生產性的建設，效果必大有可觀。更進一步說，如果將對付回教獨立軍的戰費，轉用於回教區的建設，三數年後回教區的情形必大爲改觀，不會再是非律賓的落後地區了。所以說執政當局欲放棄軍事的途徑，轉採政治的解決，雖不一定是出於愛好和平的誠意，但自實際政治的效果來說，卻是很合算的。回教徒問題果能以談判代戰鬥，在財政上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的。

經濟方面主要爲能源問題。戰後菲律賓對於探油的工作雖頗爲積極，但還找不到有商業價值，可供開採的油源，產生能源的石油，全部仰賴輸入。在能源危機未發生以前，菲律賓每年消耗於石油輸入的外匯爲美金二億五千萬，能源危機發生以後，增爲每年十億美金。石油輸入，百分之六十以上來自中東的回教國，百分之二十來自印尼，也是回教國。石油的買賣不純是商業行爲，而夾雜政治因素。中東回教國對於菲律賓回教問題的發展，非常注意。時常派遣官員，以瞭解實況爲理由，前來觀察。馬尼拉對於這回教國不速的貴賓，總要禮貌地歡迎歡送，並派員引導陪伴。當政府軍對回教區大舉進攻，飛機戰車大砲一齊出動，中東回教國、或回教國的一個國際組織（Islamic Conference），便會以殺害無辜回教徒爲理由，向馬尼拉提出「請注意」的抗議。這個「禮貌」的抗議，因爲牽涉到石油供應問題，如果中東的石油不來，對於菲律賓所將發生的不良影響，是不難想像的。一九七四年菲律賓第一夫人蔭美黛，曾經訪問中東以外的許多油國，包括印尼、委內瑞拉、墨西哥、巴西……等，探尋輸入石油的可能性，結果並不圓滿。一九七五年馬尼拉與北平建交，重要因素之一爲希望自中國大陸輸入石油，減少對中東亞拉伯油國的依賴性。這個算盤也不生怎樣效果，因爲中國大陸出產的石油，儲量高達百分之四十五，菲律賓油廠設備不足，不能提煉，要先運日本提煉，方能夠運菲律賓。而且大陸產油量不大，不能提

供菲律賓的需要。情形如此，菲律賓的能源，還是非依賴中東油國的供應不可。由於能源問題的考慮，使得馬尼拉當局在解決回教徒問題，顧慮多端，不敢大刀濶斧地硬幹下去。

除了上述兩個重大的原因而外，其他次要的因素，一爲政府軍的士氣不怎樣高昂，不易發揮高度的作戰力；更以紀律不是很滿意的，不容易引起廣大民衆的合作與支持。另外一個原因是除了回教徒的騷亂而外，還有一個左派新人民軍（原稱虎克黨）的亂事。近幾年來新人民軍騷亂減少，處於潛伏狀態，（可能出於北平的授意）一旦形勢改觀，死灰又燃，政府軍兩面作戰，將有顧此失彼、疲於奔命之苦。如果能以政治途徑，解決回教徒的騷亂，政府便有寬裕的力量，對付可能春風吹又生的新人民軍的騷亂。

於是馬尼拉當局決定以委曲求全的心情，達到回教徒騷亂問題的和平解決。

本刊歡迎

訂閱

投稿

批評

介紹！